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614512

10位ISBN编号：7505614517

出版时间：2011-3

出版时间：云南九轩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 (2011-03出版)

作者：王愿坚 著

页数：9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前言

在摸索中走过 赵奇 作为连环画，首先表达的是对文学的尊重。

为了这份认识，这次重印《爬满青藤的木屋》和《党费》的时候，我想将原著——那两篇发表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和画而放到一起。

这样，虽然文字长了，并且与画面有时脱节，但我觉得文字所生出的内容，那种感觉，对于读者而言会是更有益处。

感谢本书的出版者，他们接受了。

我总以为，文学表达的东西是深刻的，文学依据故事存在，而故事本身不一定是文学的意义。

连环画恰恰是利用画面，作为另一类读者，把说不尽的内容表达出来。

——这也正是绘画作品的一个特点。

为什么有了小说还需要绘画呢？

“这不尽的内容”是否还有意义呢？

这的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我们暂且放下理性分析的方式，直接面对画面，直接地感受它的特殊之处——那就是意味深长的东西了。

我们谈连环画的创作，如果画面的努力仅仅是把文学的意思再说明出来，也许就失去了绘画的意义。

绘画所做的，它的解读，实际上是一种创作：它通过自己的形象在对内容做着自己的诠释。

艺术作品的本质不是会议讨论的总结，也不是法律文件，它因创造而产生的意境，是让我们能生活进去。

因为连环画的画面与文字的相互依靠，我们把这种关系当成了制作广告说明图，那么，读者就无法进入到阅读与欣赏的层面了。

这样，我在创作连环画的时候，没有像有人说的那样，把通俗性、把易懂、易明白的要求看得重要。

我在想，哪有把好东西弄得大家都不懂了呢？

朴素，我这里换了一词，以示我的追求，我觉得那是作品的品质，作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了。

所以我在画面上尽量不去修饰什么，我只是努力地想尽办法去表达形象。

现在看出来，那些画面，在语言的表现上，其实手段有点乱套，没有成熟画家的风范。

好在有了朴素的意思，使得别人还能看一看。

由于作品的原因，当然也有我的理解，这些画面看着有点沉重，也许这个事实使人觉得它不是一般人所了解的连环画。

这里我多说一句：为什么把连环画视为它就是大众的读物？

——我们说大众的时候，是指文化程度不高，理解能力较差，还处于启蒙时期的特定人群。

我没有说错的话，把艺术的接受者分成几堆人，高级的和高级的吧，问题就显而易见——即使孩子，他们的理解力就差吗？

我们给孩子们提供的养料——请接受这种比喻——就可以“兑水”？

所谓的通俗于不通俗，完全是人为的勾当。

而我在画着的时候，是没有想到给谁看的。

那么，我画着，也就是尽我的力，我在表达着我的感受，于是，就有了大家见到的“我的作品”。

关于创作的语言，被称为是什么本来无所谓，对于文学、对于绘画都是如此。

如果说有利的因素，我倒觉得是轻率，这是说作者。

我又想起了画那些画面时的情况：因为年轻、因为性格所至，我看着脚本就动手了——我后悔当初放松了对原著的阅读，过分地信赖二手货，这真正是初出家门的“毛愣”。

但是，也还有着侥幸，年轻人的胆大妄为有时候还可以创造出新鲜的内容。

说着这种意思的时候，接着的问题一直折磨着我：为什么不把事情做得仔细一点呢？

说实话，我心里是存在歉疚的。

——没有也就是没有吧，我把自己的行为留在那里，也就是留在那里了。

我愿意今天的读者再看到“我的作品”时能认真地读一读原著，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补充一下画面的不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足，将艺术的欣赏过程变得更为丰富。

不过，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为了记忆的。

我们知道，并非是什么都可以成为记忆，一般说来，放到这个层面说的话就是有意思的东西了。

那时候的连环画可是有许多读者的，它不像今天接受的圈子这么小。

一件作品大家争相观看，这情形想想就使人感动。

在那个年代——我们放下讨论过去与现在其间的差别，只看现象：一本文学刊物可以发行到几百万，据说《连环画报》最高的发行量是120万份。

那么，这是连环画的功劳吗？

我以为不是，这是年代，这是生活，我们把感谢应该放到这里。

于此，也就没有抱怨了吧？

我们把在现实中所遭遇的一切都认为是生活的赠予，这时候的获得，对每个人而言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。

我正是在年轻的时候画到了那样的作品。

开始都是发表在《连环画报》上，借着它的势力，使许多人看到了。

现在，正是当初看到的人，他们不忘旧情，又想起了从前的生活，是谁的幸运？

这又是一种复杂的现象——没有人能说清经历对于一个人的影响，那么阅读呢？

似乎是更为重要的事情。

尤其是年纪不大时候读到东西，有些内容可能成为某种情结伴随终生。

是的，有许多事实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。

这是以年龄说的，也是与从前的连环画打过交道的人说的。

可是，越出这部分读者，对于今天的人们，过去人的经历就没有一点兴趣？

比如他们喜欢读什么样的书、看什么样的画，他们有着怎样的情致和爱好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就不想了解？

我想不是的。

甚至我觉得，是这部分内容才构成了具体的他们的形象，因此，这部分内容更有吸引力。

一些朋友告诉我说，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收藏记忆，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。

我没有仔细考虑这个问题。

可是，我在想，我们的生活永远是在当下吧？

以我的体会而言，现实中的事情，总会使人想起从前，凡是在思想中可以记忆的，我们都会感觉到它的鲜活，那么，从前也就成为了当下。

时间那个容器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生活内容，过去从来就不在遥远。

在某些时刻，过去的内容像是一种光，会把我们身体照亮。

如此，我们看到干净、纯粹的自己。

我们也愿意把这些事情作为礼物放在面前，是送给朋友还是自己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有了这样的心思，我们行动起来不顾其它——又是在重复着从前的错误吧？

没有关系，谁能把事情想好了再做？

事实是，对于作品中存在的粗糙、不尽人意之处，我们都没有计较。

我们放任了自己，在生活的路上，所有人都是摸索着走过。

2010年中秋节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内容概要

1934年4月，闽赣粤的红军主力，奉命北上抗日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一小支部队，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“围剿”。

为了保存力量，我们的部队暂时转移到山上。

这样一来，党和群众失去了联系。

八角坳的黄新是个忠诚可靠的女同志，自从和党失去联系后，她就继续领导和组织群众对敌斗争。

但是，她也时常为没有党的指示而苦恼，正在这时，上级党委派老程去和黄新接头。

老程了解了情况，传达了党的指示。

临行前，黄新把保存下来两元银洋的党费交给老程带走。

因为没有指示，老程不便带走。

黄新同时考虑到，山上同志的声活很苦，交钱还不如交实物好些。

后来，黄新使用党费买成盐，腌了一些青菜，准备送给山上的同志吃。

当老程第二次找她时，黄新就把腌菜交给他带走。

正在这时，老程被敌人发觉了。

黄新连忙让他藏在阁楼。

当敌人快要搜到阁楼时，黄新用了个调虎离山计，一边向西跑，一边喊着让老程快跑。

黄新就这样牺牲了，救了自己的同志。

最后，老程把黄新同志的党费--腌菜，带上了山去。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章节摘录

多年来，雾界山林区流传着“瑙格劳玉朗”的故事。

“瑙格劳玉朗”就是瑶语“瑶家阿姐”。

说是在雾界山古老幽深的森林腹地——绿毛坑，有个守林子的瑶家阿姐，名叫盘青青。

她在山里出生、长大，招郎成亲，连林场场部这样远的地方也只来过一次。

所以林场的后生子们只听说她是位仙姑般的阿姐，没有见过她本人。

她家祖辈都住在绿毛坑，一栋爬满青藤的木屋里。

木屋是用一根根枞木筒子筑起来的，斧头砍不进，野猪拱不动。

枞木筒子埋进土里的那一节，早就沤得发黑了，长了一层波浪形花边似的白木耳。

木屋后头是一条山溪，山溪一年四季都是清悠悠的。

木屋和外界的联系，除开一条小土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还架设过一根报火警的电话线路。

有年冬天落大雪，把电话线压断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林场领导上台下台像走马灯，夺权反夺权的政治烧饼都翻不赢，也就没顾上再派人把电话线路修复。

因而那根象征着现代文明的铁线线，没能再进入到这古老的森林里……平常日子呀，白日黑夜，几万亩林子，要不是这木屋里偶尔有几声鸡啼狗吠，娃儿哭闹，木屋上头飘着一线淡蓝色的炊烟，绿毛坑峡谷就清静得和睡着了一样。

就是满山的鸟雀吱喳，满山的花开花落，也不曾把它唤醒。

盘青青的父母过世得早。

她男人名叫王木通，是个汉族，生得武高武大，有一副打虎将似的好身骨。

夫妇两个都是林场的守林人。

王木通喜欢顿顿饭前喝两杯盘青青烤制的苞谷酒，除了偶尔发酒疯，把盘青青打得青一块、紫一块外，还不算个坏丈夫。

他也晓得疼女人，从不要青青上山打柴禾，木屋门口的劈柴总是堆是堆，垛是垛；从不要青青去砍修防火道，绿毛坑十几年来也没有起过山火；从不要青青去挖土种地，溪边的一大块自留地里总是四时青葱，新鲜瓜菜一家四口吃不赢。

盘青青只管喂猪、奶娃娃、浆洗缝补一应家务，所以二十六、七岁了还像个没成亲的阿妹那样水灵鲜嫩。

王木通目不识丁，却十分自信，什么都懂。

在绿毛坑，他觉得自己是真正的“主人”：女人是他的，娃儿是他的，木屋山场都是他的。

当然，他又是归林场领导的。

领导派他在这里看林子，他就像个小小的一方诸侯似的。

盘青青生娃娃前，曾多次提出要到九十里外的场部去看看，都被他阻止了，还因此挨过他的蛮巴掌，甚至罚过跪。

他是怕自己的俊俏女人到那种热闹地方去见了世面，野了心，被场部那些怵怵抖抖、油光水滑的后生子们勾引了去。

直到盘青青给他生下了一个男娃，后又生下一个女娃，才落了心。

好像盘青青这才在他的腰带上系牢了，真正成了他的女人。

巴掌、罚跪一类的家道，自然就轮着小一辈分的受用了。

他把全家人的口子治理得有规有矩。

夫妻、父子，在绿毛坑木屋里各就各位，居然也讲究点尊卑高下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。

王木通和盘青青过着与世隔绝似的日子，虽然算不得夫唱妻随，却也彼此习惯，相安无事。

王木通每月去场部一次，一来领回夫妇两人的工钱，二来挑回全家人的白米、油盐。

每次出门回家，少不了也要和盘青青讲些场部发生的事，或是从场部听来的一些传闻。

盘青青总是睁大了乌黑乌亮的眼睛，心里充满了新奇，仿佛男人讲的是些天边外国的事情。

这几年，男人给她讲的尽是个外边的学生娃娃造反闹事啦；戴眼镜的先生们像串猴子一样被牵了挂牌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游山啦；做了半辈子学问的林技师竟在一汪水牛滚澡的水幽幽里自尽，连脊背都没有打湿啦；后来又是批鹿(儒)，这个鹿不是山里跑得飞快、只有枪子才追得上的野鹿，听讲，读书人都算鹿……“唉，还是住在我们绿毛坑里好！

泥巴黑得发亮，肥得出油，就是插下根柴棍棍也能抽枝出芽！

我们没有文化，不招惹人家，人家也不来惹我们……”男人讲的这些，盘青青有的能懂，有的不懂，混混沌沌，还为山外边那些读书人担惊受怕过。

读书识字是个祸。

她不禁暗暗为自己和男人庆幸。

“还是住在我们绿毛坑里好”这话听多了，也就相信了。

场部那种明争暗斗乱糟糟的鬼地方，她连想都不去想了。

她对男人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只望他发火打人时，巴掌不要下得太重。

他们每天天一落黑，就早早地关紧木屋门，上床睡了。

打回半斤煤油够点半年。

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，偶尔透过那高高的木格窗子，窥视过他们夫妇的夜生活。

“青青，你还要替我多养几个娃儿！

” “我们有小通、小青两兄妹了。

你不是讲如今场里不准大家多养，女的都要去阉一刀？

” “不管，我们再养五个不为多！

” “你就不怕苦了我。

” “苦？

女人养娃还怕苦？

” “怕场里骂人。

” “怕个卵。

顶多不发口粮。

我们绿毛坑有水有土。

你看看，我这双手巴子粗得和量米筒一样，还养不大几个娃娃？

冬下我再开出一块棉花地，明年你把你阿妈留下的花车、木机搬下来，洗干净……” “看你，把我当山鸡，喂在这山里。

” “你是我的！

” 盘青青被男人搂在发着汗酸味的腋窝里，不做声了。

她温顺驯服。

她是男人的。

男人打她骂她也是应分的。

她正在青春盛期，生娃儿就和树上结果子一样，不痛。

喂起娃儿来，那白生生的奶子哟，也和树浆一样，流不尽。

她男人呢，年富力强，打得死大虫捉得来野猪，那双铁箍似的手臂楼紧了她，做些大约足山外边的夫妇也做的事儿，力气大得没有地方用似的。

一九七五年夏天，绿毛坑来了个“一把手”。

小要误会，这“一把手”不是哪位负责同志，而是个一九六四年来林场落户的城市青年。

他真名实姓叫李幸福，说是解放那年出生的。

他瘦高条子，长相秀气，采种育苗手勤脚快，见了场里工人、干部嘴巴乖巧。

可是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大串联使他着过魔，有...回他扒火车，把好瑞端的一只手臂丢在铁轨上了，从此一边衣袖空荡荡的，在城里逗留了几年，重又咧到林场来，林场工人才给他起了“一把手”这个美名。

场领导可就拿他作难了，打电话给各个采伐工区、营林队，谁都不肯要。

都讲“一把手”干不了体力劳动不说，还是个“革命小将”，若在哪条山沟沟里串联起来，就好比领了块水豆腐跌到火灰里，吹不得，拍不得，如何了得？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P15-24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编辑推荐

连环画是绘画的一种。

指用多幅画面连续叙述一个故事或事件的发展过程。

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上海。

是根据文学作品故事，或取材于现实生活，编成简明的文字脚本，据此绘制多页生动的画幅而成。

一般以线描为主，也有彩色等。

现代风行的连环画，俗称“小人书”或“小书”，也有将电影，戏剧等故事用掇影形式编成连环画的

。

本书《赵奇连环画作品选(共2册)》就是根据王愿坚同名小说《党费》和古华同名小说《爬满青藤的木屋》创作，由赵奇绘编。

<<爬满青藤的木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